

金鷹擎天錄系列

蕭瑟
武俠
精品
系列

太白
文藝
出版
社

巨劍回龍

上



金鷹擎天錄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崑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
大澤龍蛇傳

追云搏電錄

淬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I248

8

(1)

龍回劍巨

上

金鷹擎天錄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天南风雷门绝世武学“回龙秘辛”突现江湖，黑白两道高手趋之若鹜，云集江南，展开一场血雨腥风的夺宝之战。

归云庄孤儿陆剑平身负血海深仇，流浪途中有巧遇，救下一武功奇高的黑衣怪人，由此获得血龙玉令，成为新一代风雷门掌门，并以弱冠之年得传天下第一的回龙掌法，硬闯武当为母报仇，连败数名高手，掀起了惊世骇俗的轩然大波……

重伤之下的陆剑平，误闯入武林禁地“地煞谷”，被生性冷漠的世外高人“独孤子”所救。谁料，厚重黑纱下的“独孤子”赫然竟是一个俏丽美艳的绝色丽人……

风雷门忍辱多年后终于得以开帮立派，重建威信。为报二十年前“六大天柱”联手围攻前任掌门掌剑金铃，致其惨死于大巴山之仇，经风雷派众议，决定先拿东灵宫“幽灵阎罗”开刀。

然而，正当陆剑平等与东灵宫厮杀时，归云庄总坛突闻警讯！藏土红衣喇嘛巴金大佛率领黄衣僧人掳劫走小凤以作人质……

陆剑平与矮方朔二人心急南归，却陷入黑道首领寒心冷魔的算计中。陆剑平身中阴毒无比的“玄冰阴煞”剧毒，一时命在旦夕……

幸得矮方朔略施诱敌巧计，使陆剑平逃离围攻，运功疗伤，才得以击退寒心冷魔……

陆剑平与矮方朔二人心急总坛安危兼程急赶，却于途中得知，不知何人嫁祸，以回龙掌法惨杀武林人物，因而引起五大门派联手，欲缉杀陆剑平以雪仇恨……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二人火速赶到归云庄，却发现总坛已被寒冰、罗浮两派高手所包围，且帮中弟兄死伤众多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当地官兵竟也奉京中密令前来围攻！

陆剑平不愿不明就里地与官家敌对，也不愿就此束手待毙，只好再次进京，求得嘉亲王协助入朝面圣，才使问题迎刃而解。

此时黄山比武大会已届，黎雯却迟迟杳无音讯。历经磨难的陆剑平能否觅得佳人芳踪，共结良缘？

目 录

第 一 章	醋海生波	(1)
第 二 章	回龙秘辛	(14)
第 三 章	龙出深渊	(33)
第 四 章	狂飙武当	(55)
第 五 章	地煞夺魂	(75)
第 六 章	北海寒冰	(101)
第 七 章	栖英雄居	(119)
第 八 章	铁爪金鞭	(135)
第 九 章	癞头和尚	(150)
第 十 章	前尘往事	(170)
第十一章	单手擎天	(194)
第十二章	黑纱丽人	(210)
第十三章	金银大鹏	(228)
第十四章	五毒怪魔	(247)
第十五章	两情相悦	(266)
第十六章	粉面剑客	(288)

第一章 醋海生波

白云片片，轻浮在蓝蓝的天际。

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大地。

虽然已经是六月的天气，但是给予人们的感觉，却仍然舒适、恬静……

偌大的山谷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丝儿声音，甚至于没有一丝儿虫鸣，也许，它们正在偷懒地享受着夏日的午睡吧。

一株高大的榆树矗立在一处隆起的土坡上，距土坡不远处是一片修篁，翠绿环绕中，隐隐现出一角楼阁，阁前峙立着两方巨石，石后，一泓清水静静地流淌着……

清澈见底，鱼儿慢慢地游着，悠闲地……

偶尔——

一片枯黄的落叶，飘在水面上，激起了一连串涟漪……

但是，缓缓的，又归于平静……

一切，始终是那样的安详、谧静……

蔚蓝的苍穹，出现了一个黑点，转眼间已来到跟前，原来这是一只离了群的孤雁。也许是长程的飞翔使它感到疲乏了吧！于是，它一敛翼落在榆树的梢头。

它四处张望了一下，似乎非常满意自己的选择，于是，它得意地张了张翅膀，然后，珍惜地抚弄着自己绚丽的羽衣。

风，轻轻地吹着，它闭上了眼，享受着微风的抚摸……

蓦地——

像是受到了惊震，它惶恐地一睁眼张望一下，“泼喇”一声，展翼飞向冥冥的天际。

空中，一丝羽毛，飘了下来……

一阵沉重的脚步，响自树后，接着，跌跌撞撞冲出一个人来，那踉跄的脚步，显示出他受了极重的伤。

他那双染满了血的手掌，正紧紧地按在胸前。血，从他那张微微抖颤的唇角流出，挂到了胸前，染红了胸前雪白的长衫。

就这样，他踉踉跄跄地冲到了树前，似乎他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持自己了，只见他急促地喘了口气，一个踉跄，斜斜地倚在树身上。

经过了一阵骚动，周遭的空气又归于平静，但是却添上了一声声的喘息……

“噤噤噤！”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！

倚在树干上的他，惊觉地抬起头，那原先微皱的眉头，又紧紧地皱了一下，他猛地睁眼，那涣散无力的眼神凝成一丝愤怒的焰火，暴射出来。

“贼子，哪里逃！”

一声暴喝，只见那边又奔出一个年轻人，他身上也染着鲜血，但是，从矫捷的行动上可以看出他受伤不似这树旁的人严重。

只见他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满面含煞地奔到树前，口中大叫道：“司马骧！有种的别跑，再吃我一掌！”

倚在树旁的司马骧，面上痉挛了一阵，打了个寒颤，但他一扬皱起的眉头，沙哑地说道：“陆化龙！你……你不要欺人太甚！”

显然他们刚才经过了一番拼斗，而他却吃了亏。

奔来的陆化龙怒喝一声，一扬掌劈出一股劲风，直袭过去！

司马骧浑身一颤，一闭眼，紧紧地咬着牙，闷哼一声，双手一抬，强自劈出一掌，硬接袭来的掌风。

“砰……”

掌势接触之下，陆化龙连退三步，脸色突变！

高大的树，一阵颤栗，“簌簌”地落下一片树叶，倚在树身的司马骧，身躯又是一颤，嘴角蠕动了一下：

“陆……你……”

说着，他猛一张口，哇地吐出一口鲜血！

“龙哥！你……你不能！”

又是一阵细碎的脚步，紧接着，一个体态轻盈的少妇，如飞地奔来。

只见她满面惊惶，娇喘连连地奔了过来，她看了看双目紧闭的司马骧，焦急地道：“化龙！你……你不能这样……”

陆化龙猛然回头，脸色一变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不要脸的贱人！滚！”说着回手一掌，一记耳光打在那女人脸上！

“噢！化龙……”

那少妇倒退两步，一跤摔在地上，她哀叫一声伏在地上哭泣起来。

陆化龙脸上一阵痉挛，一丝黯然的神色扫过眉头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但是，接着他一扬眉，怒喝一声：

“司马骧！哪里逃！”喝声里，一腾身，双手齐扬，猛拍一掌！

那司马骧正转身打算逃去，闻言回头，眉头一皱，以沙哑的声音愤怒地说道：“姓陆的！你……你不要欺……”

但只觉劲风袭面，他艰难地一抬臂膀，倾出全身力气猛出一掌！

“砰！”又是一声巨响。

司马骧一连几个踉跄，倒退数步，喉头一阵咕响，鲜红的血水，再次从他嘴角涌出……

陆化龙脸色难看，身躯一阵颤动，“哇”地也吐出一口鲜血！

“化龙……你误会了！”

那哀绝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，但是更加强了他的愤怒，他恨恨地

一咬牙，吐出一口血水，恨声道：“贱人！”

又大喝一声：

“司马骧！不要走，我跟你拼了！”

司马骧此时双目紧闭，手扞前胸，身形踉跄，对于他的话恍若未闻。

陆化龙再次暴喝一声：

“姓司马的！接掌！”喝声里，一抬掌，一股劲猛无比的掌风，向司马骧袭去……

司马骧身躯一颤，双眼寒光暴射，那似乎包括了无比的愤怒，又似乎含有无限的惊恐……

他一低头，闷哼一声，但又一抬头，血水从唇角淌了下来，他脸上浮起一阵失望的神色，眼中的惊恐也更浓了。

“啊！”惨叫自他的口中发出，他睁着失神的眼睛凝视着陆化龙，但身躯却不住地后退，鲜血从他的口角，流下了衣襟，滴落在地上，划着一条血痕。

“噢！”一声女性的尖叫，夹杂着低低的闷哼。

司马骧那惊恐的眼睛，睁得更大了，但那只是一瞬间。

因为，他身后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壑，而他的身躯已经落向那弥漫着云雾的无底深渊……

望着那蒸蔚着云雾的深渊，陆化龙的眼神木然，他缓缓地抬起了头，两眼直怔怔地仰望着天，那神情像是悲伤！惊愕！又像是忏悔！

“化龙……你错了……”

身后传来低低的哀泣，陆化龙缓缓地转过头，痴然地注视着那双肩在不住耸动的妻子。

“我……我错了吗？……蕙兰……”

他脸色痉挛了一下，喃喃地说着，他的眼睛直视着那变幻的白云，他想从那里捉摸些什么……但是……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他突然变得神经质地狂笑起来，狂妄的笑声震撼了整个山谷，飘得远远地……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泪水，从他的眼角渗了出来，他脸上的肌肉，不停地抽动……

“龙哥……你……”

少妇吃惊地望着他，嘴角嚅动了半晌，颤声道：“化龙……你……我们的孩子……”

她惊惶地叫着，因为，狂笑声中，陆化龙已经跺脚转身欲去……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一阵更为狂妄的傲笑远远地传来，树叶，像是受到了震动，簌簌地落下。

陆化龙脸色一变，双目睁得大大的，那挂着泪水的眼睛，此时布满了惊惧，他的嘴角嚅动着，那已经几乎是在抖动着。

“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狂笑声里，一朵红云，从天而降，“呼”地一声狂飙卷起……

“啊！”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。

只见陆化龙的身躯像是一团肉球，抛起在空中，“砰！”的一声撞在那粗大的榆树干上。

他的头颅、四肢，碎裂地四下飞散，血，从树身缓缓地流下，染红了土地。

“噢！龙哥！”

那少妇凄厉地大叫一声，猛扑过来……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红云一闪，又是一声惨叫！

“噎噎！”少妇一连跌出数尺，满身血淋淋地倒在地上，她的一条左臂赫然不知去向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红云一闪，现出一个身披红袍、头戴金箍、长发披肩的老人，此时，他正手持一条血淋淋的手臂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狂笑着，随着他的狂笑，那臂上的鲜血，一滴滴地落在地上……

“哼！惹上了我‘火云门’的人，岂有生还之理！哈哈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红云一闪，远远地飞去，笑声，也远远地飘去……

哈哈……哈哈……远远地，远远地……

冬天，拖着疲乏的步子走了。

春，降临了大地。

枯草，长起了嫩芽；枝头，也冒出了新绿。

积雪，融化了；冬眠的麻雀、猫头鹰、老鸦，也都睁开了眼。

终于，窒息的大地，苏醒了。

春来了！春来了……

大地的呐喊，人们的欢呼，织成了一首春的恋曲……

一条溪水，潺潺地向东流去，溪旁，一块青石上，坐着一个少年，此时，他正低着头，慢慢地读着手的那本《礼记》。

远处，碧绿的草原，徜徉着几头雪白的绵羊。

蓝天，飘浮着片片的白雪。

碧野、蓝天、白云、流水、羊群，和谐地点缀着大地。

大地，被织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。

但是，这一切对那少年来说，似乎都没有作用，因为，他始终是低头朗诵着，不是吗？你听：

“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货恶其……”

当蓝天的一朵白云，远远地飘到了那边天角，他终于停止了诵

读。

他阖上书本，搁在青石上，缓缓地抬起了头，仰望着那无际的苍穹。

端正的五官，挺直的剑眉，衬着一张微翘的嘴，好一个俊俏的儿郎，但是，他的眼神，为何是那样呢？那里面，似乎包含了太多的忧郁。

他的视线，从苍穹移到了碧野和那雪白的羊群，他眼神中的忧郁，更浓了！

“泼喇……”一条鱼儿，从水中跃起，似乎想轻松一下久被冰冻的筋骨，但是，接着，它又落到水里，随波而去。

他凝望着那曲迂的流水，悠悠地，就像他心底的忧郁一样……

片刻，他伸手摸到项上，取出一块用丝带系着的白玉，摩挲把玩着。

那是一块通体莹白无瑕的白玉，但是，假如仔细观察之下，却可发现那白玉之中隐隐现出一条红红的曲线，那仿佛是一条张牙舞爪的虬龙。

少年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羊儿有它的爹娘疼着它，为什么我没有呢，我的爹娘哪儿去了！他们不要我了吗？爹娘呀，你们在哪里？……”

他的眼眶湿润了，但他强自忍受着，没让泪珠滴下来。二庄主说，靠这白玉可以找到爹娘，但他为什么一去就不回来呢？……

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白玉，又翻转过来，反面，刻着一幅简单的图画，那仿佛是一处山水，两座叠峰，夹着一条瀑布，瀑布前面有三座茅亭……

他费解地长叹一声，又抬起头……

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但别人都叫他平儿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一位仁慈的庄主收容了他，带他来到了这归云庄。

他没有见过大庄主的面，但从别人的口中，他知道大庄主在一

次争斗中丧了命，二庄主是一位心地仁慈的人，待他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不过，他自己却并没有娶亲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是一个风雪的寒冬，他和二庄主，以及二庄主的侄女小凤，在屋里围着炉鼎烤着火，当他们欢愉地谈笑着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个年轻人……

那年轻人在书房和二庄主谈了很久，晚饭时，他清楚地看出二庄主的脸上笼罩着一片隐忧，那是二庄主从来没有过的。

当晚，二庄主把他叫到面前，匆匆地交待了几句话，便冒着风雪走了……

三年了，一直没有听过二庄主的音讯，他曾经不只一次地问过那年轻人，但都被他叱骂了回来。

“他为什么要那样？二庄主临走时不是交待他要照顾我吗？”他忖想着。

自从二庄主走后，那年轻人便在归云庄住了下来，因为二庄主临走时交待过，要他管理庄里的一切，于是，他便当起少庄主来。

他自称是二庄主的徒弟，江湖上鼎鼎有名的粉面剑客池天民。

“他一直就瞧我不顺眼，为什么呢？他解聘了那位年老的西席，又不许我读书，不许我跟小凤玩，为什么呢？……”

想到小凤，他不自禁地笑了起来，仿佛那眼前的流水，变成了小凤的眼睛。那双大大的眼睛，不停地眨着，像是在向他说着话……

“也真难为她了，大庄主去世得那样早，二庄主又宠得她像女王似的，她虽然顽皮，却很听话……”

他得意地笑了起来，突地——一件软绵绵的物体，蒙住了他的眼睛，起初，他吓了一跳，但是，一握之下，他又笑了起来。

“噢！是谁家的野猴子呀，这样的顽皮，小心我告诉你家主人，不挨板子才怪哩！”

他玩笑地说着，果然，“扑嗤！”一声娇笑，掩着眼的手移开了。

“平哥哥！坏死了，人家不和你玩了！”

平儿急忙回头一看，身后正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，一身鹅黄的罗衫，衬托着一张红红的小脸，活像是一朵清香的百合。

此时，她正眨着那双圆溜溜的大眼，满面含嗔地玩弄着那对垂在胸前辫子上的绒球。

“喔！小凤，真该死！我不知道是你呀！对不起，我向你陪礼得了吧！”

说着他双手一拱，真的弯下腰去，行起礼来。

“噢！这些花好漂亮呀！真香，是送给我的吗？”

敢情，那女孩身旁正搁着一只花篮，篮里盛满着许多美丽的鲜花。

“看！你又来了！人家不跟你玩了！”

那女孩气得一跺脚，提起花篮转身就跑，平儿见状急忙追了过去，口里叫道：“小凤！小凤！别跑，逗着你玩儿的呀！”

小凤的一张小嘴撅起老高，直扭着身子不答应。

“坏死了！回头告诉梅娘去！”

“小凤，来，我讲故事给你听！别生气好不好？”

虽然小凤还摇着头不答应，但她脸上的表情，却说明了她心中所想的，平儿笑了笑，拉着她就地坐了下来。

“人家没有说要听你的嘛！”

小凤顽皮地掩起耳朵，闭着眼睛。

“从前……”平儿笑了笑，咳了一声道：“……有一个老头子，名叫老菜子，他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可是，他非常孝顺，那时候，他年老的双亲都还健在……

有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父母突然不高兴起来，当时，他非常着急……于是，他穿起小孩的衣服，扎起白花花的胡子，扭着水桶腰逗他的……父母……”

“噢？你为什么不说了？说嘛！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小凤已经放下了手，听着他的故事，突然，她发觉他停了，因之奇怪地望着他。

此时，只见平儿仰着头，凝视着苍穹，眼眶满噙着泪水。她怔怔地随着他的视线望去，接着，她惊叫起来！

“平哥哥！快走！快！要下雨了！”

平儿吃惊地定神一看，果然，那无际的苍穹此时正黑压压地密布一片重铅似的乌云。

他急忙一跃而起，拉着小凤狂奔起来！

天色很快地阴暗下来！

“轰隆隆……”

他们还没跑出几步，便开始打雷了。

转眼工夫就下起了雨，豆大的雨点洒在地上，淋在他们的身上。

一阵狂奔后，他们停在一棵大树下，平儿看了看身旁的小凤，只见她正掏出手绢拭着头上、脸上的雨水，同时，还在不停地喘着气儿，一身衣衫已被淋得湿透。

他看了看自己，不禁对她耸耸肩苦笑一下，因为，他也比她好不了多少。

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刹那间，豆大的雨点已经变成了细细的雨丝，斜斜地飘在天空。

平儿急忙一拉小凤，又跑了起来。

跑上了一块土坡，只见不远之处现出一座庄院……

迷蒙的细雨中，那高大的石墙，显得一片灰白，很快的，他们跑到了庄前。

此时，吊桥上站满了许多人，在那些仆人模样的蜂拥下，一个面貌瘦削的年轻人站在前面，清秀的脸庞，瘦尖的下巴，的确可说是一表人才，但是，他那双眼睛却飘忽不定，因之，给予人的印象，就显得轻浮而油滑，他正是池天民。

一见到小凤，池天民连忙堆起一阵阿谀的笑容，哈着腰道：“啊呀！凤妹妹！你到哪儿去了呀！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家里这么大，你偏要跑出去玩，瞧瞧！你这一身衣服这么湿，冻坏了身子怎么办？”

说着，他一回头呼喝道：“来人呀！快服侍小姐去！”

他又笑容满面地对小凤道：“凤妹妹！快！快进去换了衣服再说！”

这时，一个奶娘模样的老妪，上前一面揩着小凤头上的雨水，一面怜惜地道：“唉！孩子！你太不听话了！上哪儿玩去啦！要是着了凉，叫我怎么向你叔叔交待呀！快！进去吧！”

小凤娇笑地拭着辫子撒娇道：“梅娘！人家跟平哥哥到河边玩去了嘛！”

接着，她又一回头道：“平哥哥，回头见呀！”说着，便在众人蜂拥下进去。

那池天民望着她们消失的背影，脸上浮起一丝狞笑，只见他——转身——

“啪！”一个耳刮子打和平儿的脸上，顿时，冒起五条红红的指痕。

“哼！不要命的小鬼！老子告诉过你几次，不许你跟小凤玩，你偏不听，好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是长了三头六臂，还是吃了老虎心、豹子胆，居然敢不听老子的话！”

说着，他一把揪起了平儿，单掌一扬，左右开弓，打得平儿脸颊红肿起半天高。

“说！说！小鬼你到底凭了什么，说！”

他又是两个耳光打和平儿的脸上，平儿被他揪得紧紧的，动都不能动一下，血水从他的嘴角渗出，流到胸前。

他愤怒地望着池天民，只见池天民也是眼露凶光地瞪着他，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。

“呸！”

他恨恨地把一口带血的唾沫吐在池天民的脸上。

“好呀！小子，你找死！我粉面剑客池天民要是弄不倒你这小鬼，可是白混了，奶奶的，哼！”

池天民被那唾沫啐得一头一脸，不由恼羞成怒，怒喝一声，一戟指往平儿肋下一点，只见平儿浑身一个抖颤，四肢都蜷曲起来。

敢情他恼羞成怒之下，居然使出了江湖重手法来对付一个乳臭未干、丝毫不会武功的小孩子。

望着平儿痛苦的样子，池天民得意地狂笑起来。

“小子！好受吧！哈哈！你刚才的威风哪去啦！哼！”

平儿脸上的肌肉不断地痉挛着，上唇紧紧地咬住下唇。血也不断地从唇角涌出，他似乎身受着极大的痛苦，但他坚强地忍受着，没有哼一下，只是紧紧地咬着牙，让那流下的血代替他的愤怒。

“哈哈！小鬼！今天饶了你，下次要是再看到你跟小凤在一起，可没那么好受的了！哼！凭你这没爹没娘的小叫化子，也想去找人家千金小姐！呸！”

池天民眼看平儿双眼翻白，只有出气的份儿，不由得意地狂笑一阵，狠狠地将平儿摔在地上，又啐了一口，一拂袖转身走了进去。

天空的雨丝，不知何时已经停止了。

吊桥上，湿漉漉的泥泞一片，平儿躺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。

他是为那身上的创痛呻吟？不是！绝不是！

虽然，他的躯体曾经承受了不是人所能忍受的痛苦，但是，那心灵上的凌辱，更比躯体上的伤害来得难受，于是，他呻吟了！痛苦地呻吟了！

血水、泪水、泥水，沾满了他的头、脸，他没有去拭一下，只是直着双眼，凝视着那善变的、广阔的天。

一只苍鹰，从南面飞来，在上空回旋了一下，一振翼，又向东飞去……

飞！一个意念射入他的心灵，刹那之间，他整个心灵响起了一